

米开朗基罗的雕塑

陈芳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比达·芬奇小23岁,在达·芬奇去世以后又活了45年。他在身前获得巨大的成功,被当作神一样崇拜,但他心中总是充满痛苦,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从生命的核心中发出,毫无间歇地侵蚀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毁灭为止。这种痛苦使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悲观的英雄主义色彩,每一件作品都是他对人生、哲学、宗教和爱的思考,他深邃的思想和灵魂深处的痛苦无不溢于笔端,凝于凿刀。他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全面修养,使他的作品已经脱离匠人的藩篱,呈现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心理历程。他创作的气势是这样骇人,以至于他要雕塑整个山头,使之成为一个巨大无比的石像,使海中远处的航海家们也能望到。米开朗基罗搬开前面所有的障碍,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同时代的其他雕塑家。教皇和王公贵族都争相把自己的名字和米开朗基罗联系在一起,希望靠他的作品而永恒,米开朗基罗真正改变了艺术家的地位,他获得的至高无上的荣誉无人能及。

米开朗基罗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贵族家庭,六岁时母亲去世了,一个石匠的妻子养育了他,米开朗基罗常开玩笑说这也许是他成为雕塑家的原因。在石匠家里,他常常听到敲打石头的声音,从此他爱上了石头。13岁时的米开朗基罗立志学习雕塑,他的父亲坚决反对,当时,雕塑家的地位较低,但米开朗基罗的坚持使他的父亲最终让步,只好送他到很有名望的艺术家吉朗达约的作坊去学习。一年以后,性格不和他离开了吉朗达约的作坊,转学到佛罗伦萨的执政者及艺术赞助人洛伦佐·美第奇开办的柏拉图学园。这里云集了著名的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画家、雕塑家等当时最优秀的人文学者,美第奇还收藏了大量古希腊、罗马的雕塑。米开朗基罗的才华使美第奇非常喜欢,遂收其为养子,让米开朗

基罗和他的孩子一起吃住,一起学习,所以,米开朗基罗接受的教育是相当全面的,其他艺术家难以比肩,这为他日后成为艺术家而不是艺术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常说功在画外,一个优秀的艺术家需要非常全面的理论修养,他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此。米开朗基罗少年时代的作品《梯边圣母》、《赫丘利与肯陶洛斯之战》,使人不敢相信这是少年所雕,其构思新颖、技艺精湛可以等同名家之作。他在少年时代展露的才华令同伴十分嫉妒,为此同伴把他的鼻梁打断了,留下终身的遗憾。但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天才的勇往直前。

当佛罗伦萨发生政变,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时,19岁的米开朗基罗为了逃避危险,在波洛尼亚逗留,他制作的手持烛台的大理石天使像成为当地最好的雕像。一年以后,他返回佛罗伦萨制作了一尊睡着的丘比特大理石雕像,一个米兰人认为这尊像可以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媲美,于是把这尊像埋在葡萄园里,然后作为古董以高价卖给罗马的红衣主教圣乔治。受骗的红衣主教后来知道真相,让米兰人退回钱款。红衣主教一味迷信古代作品的行为受到嘲笑,其实,优秀的当代作品的价值不逊于古代的作品。因为这件事,米开朗基罗的名声大震,红衣主教决定聘用米开朗基罗为其工作。在罗马逗留的期间,米开朗基罗潜心研习,他崇高的思想和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任何困难的功夫,令人啧啧称奇。这不仅使外行咋舌,亦让内行骇然,因为当时的所有作品与他的相比,都显得逊色。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已经被当作艺坛巨匠对待。这些情形使红衣主教德·罗昂产生一个愿望,让米开朗基罗制作一尊大理石圆雕《哀悼基督》放在圣彼得大教堂。这尊短时间制作的雕像仿佛一个奇迹,令人叹为观止。人体结构比例的完美、准确,圣母衣饰的优美流畅反映了米开朗基罗的高超技艺,他赋予冰冷的石头以生命,仿佛血液还在

基督的身体里流动,丝毫没有尸体僵硬和腐烂的气息。基督这个较大的男人体被圣母抱着,如果处理不当,定会觉得堵。由于米开朗基罗解剖过尸体,对人体结构的把握可谓无可挑剔,通过圣母宽大的衣袍来包容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在圣母膝盖上转折下凹就更加缓解堵的感觉,这种恰当的处理使人视觉上非常愉悦。这是米开朗基罗倾注爱心和激情而制作的雕塑,他在围绕圣母胸前的衣带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唯一一尊米开朗基罗留名的雕塑。由于这尊雕像名噪一时,于是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圣母如此年轻?既然是哀悼基督,圣母为什么没有哭泣?米开朗基罗作如下回答:圣母冰清玉洁,难道不应该青春永驻吗?神的母亲不会像人间的母亲那样哭泣,她静止不动,低着头,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情感,只有垂下的左手富于表情,这只手半张着,含有痛苦的默默无言的独白。米开朗基罗对艺术独到的见解使他的名声更大了。

佛罗伦萨有一块4米高的已经损坏的大理石,多年以来无人敢问津,用它做雕塑已经很不容易。米开朗基罗却能让它大放异彩。他重新测量石块,用它雕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卫》。手持投石器的大卫的健美人体、极富英雄主义色彩的美丽面庞以及高超的雕刻技艺使大卫像超越了古代与当代的雕塑,令其它雕塑望尘莫及。据说,大卫像雕成以后,委托者索代里尼认为大卫的鼻子太粗,为了使他满意,米开朗基罗爬上台架,用凿刀把台架上的大理石屑凿掉一些,石屑滴落下去,而鼻子丝毫未动,然后,米开朗基罗问索代里尼:现在怎么样?索回答:现在好点了,你使他活了。米开朗基罗爬下架子,暗自窃笑,他对自己的作品充分自信。大卫像在广场落成以后,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的声誉已经可以和达·芬奇匹敌。为了让两位巨人一决高下,佛罗伦萨人让他们在议会大厅的墙壁上分别绘制壁画,

达·芬奇绘制安加列之战,米开朗基罗绘制卡西那之战。达·芬奇表现的是士兵激战正酣,人仰马翻的场面;米开朗基罗表现的是士兵正在河中洗澡,忽闻军号声,整装待发的一瞬间,有的穿衣,有的操刀持枪,有的扣紧胸甲,有的翻身上马,画中充满各种姿态的人体,这正是米开朗基罗最善于表现的运动中的人体,无论何种姿态,他都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应该说两幅壁画都是杰作,但米开朗基罗的立意更加新颖。这两幅壁画今天已荡然无存,米开朗基罗画的一些出神入化的草图当时就被匠人们的学校视为至宝,无数的画家临摹过这些草图,遗憾的是当拥有草图的公爵患病期间,草图被分割成许多块,散失各地。

米开朗基罗的名声已经传到教皇尤利乌斯的耳朵里,他聘请29岁的米开朗基罗到罗马为他建造陵墓。米开朗基罗费尽心血构思了一个宏伟的陵墓,并采集了大量的大理石,堆放起来占用了半个圣彼得广场。由于建筑师布拉曼特嫉妒米开朗基罗的才能,向教皇进谗言说生前建陵墓不吉利,教皇遂取消了陵墓的计划。为此米开朗基罗非常气愤,他已经投入了太多的心血,我们知道的《被缚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便是陵墓柱子的柱头。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奴隶像也非常精彩,光滑的人体正从粗糙的石头背景中“生长”出来,含苞待放,这些未完成的奴隶像对罗丹的影响很大,罗丹的作品《思》的打磨光滑的人物与粗糙背景的对比即来源于对米开朗基罗的学习。为了赶走米开朗基罗,布拉曼特又给教皇建议让米开朗基罗画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以为这样会吓跑雕塑家,没想到米开朗基罗用四年时间(1508——1512),每天爬上脚手架,仰着头绘制天顶画,独自一人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宏伟篇章,向世人宣布了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在绘画上依然成就卓越。在西斯廷礼拜堂的穹顶,米开朗基罗安排了《神众光暗》,《创造太阳和月亮》,《创造动物和植物》,《创造鱼及海中动物》,《创造

亚当》,《创造夏娃》,《逐出乐园》,《挪亚筑祭坛》,《洪水》等几个圣经中的故事。其中,人物动态异常丰富,但无论何种姿势,他都能较好地表现,并使之与建筑和谐,力与美在他的绘画中的表现与雕刻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项艰苦而繁重的劳动几乎摧垮米开朗基罗的身体,以至于天顶画揭幕以后的一年以内,他都必须把信举过头顶,仰着头才能看清。正如他给朋友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从笔头滴下的颜色把脸染成刺绣般模样……头脑和眼睛斜视的结果将换来我生动的绘画和名誉,倾斜中我找到了自己。”

从绘画重新回到米开朗基罗心爱的雕塑,他的创造力显得空前巨大。1520年他为美第奇礼拜堂创造出了著名的纪念像《晨》、《昏》、《昼》、《夜》。在这一组雕塑中,他选择了金字塔型的稳定构图,中间是美第奇家族的纪念像,两侧用祭坛上的人体来代表时间,这应该说是非常有创意的。作品完成以后他的名声已是以前的艺术家从未享有的。有人提问:美第奇家族的纪念像为什么与本人不像?米开朗基罗回答:千年以后谁知道美第奇长得什么样,伟大的人物只要具有伟人的气势和心灵即可,这个观点也被19世纪的法国画家大卫给拿破仑画像时引用。这反映了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创作思路,他不满足于对自然对象的如实描绘。诗人乔凡尼看到《夜》后,写了一首诗给米开朗基罗:“夜,为你所看到妩媚的睡着的夜,却是由一个天使在这块岩石中雕成的,她睡着,故她生存着,如你不信,使她醒来吧,她将与你说说话。”米开朗基罗答道:“睡眠是甜蜜的,成为顽石更为幸福,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的时候,不见不闻,不知不觉,于我是最大的欢乐,不要惊醒我,啊!讲得轻些罢!”从中我们发现米开朗基罗的回答更富有诗意。确实,米开朗基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的十四行诗在当时的罗马被广泛传诵。良好的文学修养使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具有其他艺术家

难以具备的新意和深度。

当米开朗基罗被当作神一样敬畏时,人生的暮年也悄然而至,他对人生、哲学、宗教和爱的思考更加深刻。年轻时他的成名之作《哀悼基督》还在我们脑中浮现,也许是对这一作品的呼应,也许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又雕了一尊《哀悼基督》,作为他的墓前的自雕像。雕塑的两边分别是代表善和恶的圣母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们正企图托起基督的身体,而米开朗基罗站在最后,两臂张开,用力地从后面抱着前面的三人,他要承担所有的一切!这似乎告诉我们:代表善恶的圣母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都是爱基督的,很难说清什么是真正的善恶;基督的死亡使人们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每个人活在世上都要承担一切善恶和生死的考验。这是米开朗基罗在临终前对人生的思考。

米开朗基罗一直幻想把神的意志融合在人体之中,他所憧憬的是超人的力,无边的广大,他在大理石和画布上创造他的史诗。由于米开朗基罗的风格被时人无限的崇拜,大家努力摹仿他的运动中的人体以及壮美的风格,这必将带来艺术的程式化,这一点在米开朗基罗晚年的壁画作品《最后的审判》中已见出端倪。同时,这种对运动感的崇拜也酝酿了巴洛克风格的到来。

参考文献:

[1]罗曼·罗兰著.巨人三传[M].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陈芳 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